

令人费解的矛盾数据揭示商业性 性行为的三种“解释”

高一飞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文章通过探讨和解决滇西某高速公路工地艾滋病防治调研中出现的难题,揭示了对于某些公共卫生概念研究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影响信息获得和干预效果,人类学视角对解决这类问题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艾滋病;商业性性行为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2)01-022-004

一、令人费解的数据

2005年至2008年在滇西开展了一项跨境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该工程由地方政府向某多边发展银行贷款筹建,途经区域属于边远山区,周边共有4个州/市,2个处于艾滋病高度流行区,2个处于中度流行区^①;同时该跨境高速的彼端与缅甸北部相连,途经区域边境线长,口岸通道多,而缅甸疾病控制水平较弱、艾滋病疫情复杂,静脉吸毒和商业性性行为等多种与艾滋病传播相关的风险蔓延。更令人担忧的是,工程启动初期的社会风险调研发现,在高速公路建设沿线不但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娱乐场所与商业性工作者,而且一部份性工作者和娱乐场所业主有跟随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要从业人员的筑路工程流动的趋势,即筑路流动大军流向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安营扎寨。为了减缓和应对可能由筑路工程引发的相关艾滋病传播风险,贷款资助公路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在公路建设期间发起并资助了一项公益性质的健康促进项目,笔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监测和评估。项目开展之前,进行了艾滋病传播风险的调研,其中一项是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艾滋病风险调研。

对该工程男性筑路工地人群和沿途女性性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显示,部分筑路工地人员(11%)自述

在工程期间有商业性性行为,主要对象是工地周边的性工作者;同时,工地周边的性工作者也印证工地人群确实是她们的主要客源,占顾客总量的90%以上。根据国际惯行的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实践,“最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情况”是重要的艾滋病传播风险衡量指标之一^[1],此次调查也将该指标作为问卷调查收集的关键信息之一。令人不解的是,调查中高速公路工程沿途性工作者自述最后一次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91.75%使用了安全套;然而,工地人群自述最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仅有66.37%^[2]。

既然男性筑路工地人群和沿途女性性工作者互为彼此的主要商业性性行为对象,为何对于同一行为数据的报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为了解释这组矛盾数据的意义,调研小组展开了一系列的追踪调查和回顾,排除了由于谎报和隐瞒或者抽样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偏差,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最终,一次深入的长达两个月的人类学调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通过广泛收集定性资料,与性工作者、工地人员以及研究小组开展深入的访谈和讨论,笔者发现,产生这组矛盾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商业性性行为”概念的理解,研究团队、工地人群和性工作者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

收稿日期:2011-12-01

作者简介:高一飞(1981-),女,上海人,博士,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人类学、社会发展与公共卫生事业管理。

①“高度流行”指估计成人感染率 $\geq 0.5\%$ ，“中度流行”指估计成人感染率在 $0.21\% \sim 0.49\%$ 。

二、数据背后的真相

对于研究小组而言,研究商业性性行为的意义在于定位和测量与其相关的艾滋病传播风险,因此他们把商业性性行为定义为“用金钱购买性服务的行为”,它的特征也即风险在于其“多性伴”的性质,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无保护性行为。这种理解在研究小组成员中形成了高度共识,从理论和技术角度来看,此定义简单、直接,边界清晰且不容置疑,可以称为理想中“标准型商业性性行为”。

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实中工地人群和性工作者两个群体对于“商业性性行为”却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理解,且每个群体内的理解又相对一致。这要从两者之间性关系类型的复杂性说起,调查发现工地人群与工地附近的性工作者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性关系,而研究者眼中的“标准型商业性性行为”不足以解释和分辨其中的微妙区别。

以高速公路工地沿线一处KTV里的情况为例,这里最多时有“小姐”^②二十多人,但是在寒、暑假淡季期间^③只有五六个性工作者,阿兰(化名)就是淡季仍然留在KTV上班的小姐之一。她来自距高速公路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1989年生,受访时只有17岁,小个子、圆脸盘,由于皮肤白,说话甜,是KTV里生意最好的小姐之一。她2006年开始从事性服务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每天都有客人叫她出台。阿兰向笔者描述她以及KTV其他小姐与工地人员的几种性关系:

“我们的客人多数来自高速(公路)工地,与他们大部分只是纯粹的顾客与小姐的关系。客人光顾你一次就要付一次的出台费,老板娘提成,做完了之后也就没什么关系了。老板娘叫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尽量用套,不然怀孕、得病都很麻烦。打胎和治病花的钱比赚的钱还多,划不来。但是多数客人还是不愿意用套,说是不舒服。有些有文化的怕得病,还是会用的。也有自己带着套子来的,不过是少数。有些客人实在不想用,又看着下身没病,我们就加收一点钱,说是买避孕药的钱,也照样做他的生意;要是看着顺眼的、喜欢的客人,不戴套也就算了,不加钱还是会做。有几次工地上来了几个特别脏的工人,怕是有个把月没有洗澡,身上都是脏

的、黑的,没有小姐愿意接,那种加钱我也不做生意。

……

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我也遇上过一个喜欢的人,是开挖机的。他一开始是我的客人,虽然长得不帅,但是会讲话哄人开心,第一次和他开房的时候用了安全套,我觉得他人很好,不粗鲁、又干净,就很喜欢。后来他又和朋友来KTV玩了几次,几次都是点我坐台、出台,他说用套子不舒服,时间长了我们也了解,不会有什么病,就没有用套子了。再后来,他每次下来玩,就提前打电话给我,有时我们就自己出去玩,也不用再收出台费给老板娘提成。慢慢地他就从顾客成了我男朋友,我和他做那事就再也没有收过他的钱,只是他每次都付开房间的房费,有时候还送我点小礼物。和他谈恋爱期间我还在接客,有时候遇到喜欢的客人也有不带套的情况,不过只有和他是从来不用避孕套的,我有时让他射(精)在外面,也有几次我事后吃紧急避孕药。为他吃了四五次紧急避孕药,但是还是有一次带了娃娃^④,我估计就是他的,在附近村子的私人诊所吃药打掉了,肚子疼了好多天。现在他跟着他们老板到别处做工程,不在这个高速(公路)做了,还是经常打电话给我,说那边也有工程也有(性服务)生意可以做,说不定我下个月就去那里找他了。

像我这样和客人谈恋爱的小姐还是多的,十个里面有五六个有男朋友,好几个都是跟工地上的人,因为工地上的人给钱爽快,又比当地人有文化、有层次,招人喜欢。

……

不过我们这种谈恋爱不算最好的,对面的歌舞厅有个小姐,直接被工地一个施工老板(包工头)包养着,他男朋友把她接到工地上去住,吃穿不愁,还给她零花钱。她下来玩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可能还会结婚。能这样被养着还是好的,至少不消每天面对不一样的男人做生意。他们俩处了那么长时间了,知根知底,都谈婚论嫁了,肯定不需要用避孕套了。不过,我听那个老板的朋友跟我说他是结了婚的人,孩子都快有我大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② “小姐”是工地人群和当地人对女性商业性工作者的通俗叫法。

③ 寒暑假期间通常是建筑工地人员回乡探望孩子和伴侣的时间,所以性工作者工作量相应减少,被称为“淡季”。

④ 这里“带娃娃”指意外怀孕。

大量定性访谈和观察资料印证了,阿兰谈到的顾客—小姐、男女朋友、姘居,是滇西高速沿线性工作者与工地人群之间常见的三种性关系,这三种关系在付款方式、安全套使用和排他性上都有所区别(图1)。顾客—小姐关系是最直接的商业性性行为^[3],实行的是“钱货两讫”的交易方式,每次性行为都伴随着相应的金钱偿付,在顾客—小姐关系中使用安全套虽然是一种常规,但是多付钱或者“看着顺眼”的顾客可以例外,尤其对于经常光顾的熟客。而熟客有可能转变为男朋友,不需要对每次性行为付款,金钱偿付有时转变为实物馈赠,甚至无须偿付,也不

必遵守商业性性行为中戴安全套的常规,但是性工作者与工地人员的男女朋友关系在性行为方面并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恋爱”中的性工作者仍然与其他顾客发生商业性性行为。姘居形式则是具有排他性的同居关系,是三种关系中最亲密的,而经济偿付也从为每次性行为付账转变成长期的生活消费负担。从形式上来看,第一种关系的商业特征最明显,也被看作是纯粹的商业性性行为,而后两种性行为的商业特征较隐蔽或不明显,虽然涉及恋爱性质,但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性服务与物质或金钱的交换,是较复杂的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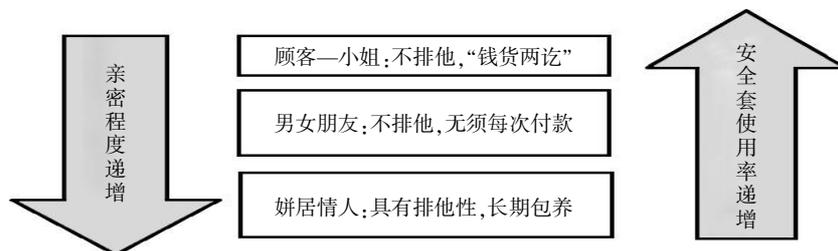


图1 工地人群与附近性工作者多种类型性关系比较

如图1所示,从顾客—小姐,到男女朋友,再到姘居,三种关系的商业性递减,而亲密程度递增,随着亲密程度的增加,性工作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意愿和行为都在减少。从阿兰和其他性工作者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她们认为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是好感、亲密与信任的标志,意味着愿意承担可能罹患性传播疾病和意外妊娠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她们对一段关系的投入与牺牲。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使用安全套除了是商业性交易中需要付款的附加服务,也可以是感情投入的一种表现。

访谈进一步发现,两个群体在完成问卷调查时对于商业性性行为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工地人员倾

向于以性行为的对象为依据来理解商业性性行为,因此他们把所有与性工作者发生的性行为都看作商业性性行为,即“找小姐”,其外延包括了以上三种性行为。而性工作者只把顾客—小姐类型的性行为,即纯粹商业性性行为称为商业性性行为,其外延比工地人员的理解要小得多,在她们看来,“找小姐”不全是商业性的,也有可能是恋爱或者姘居,这些就不是商业性性行为。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关于“商业性性行为”这个概念,研究团队、工地人群和工地沿线性工作者有着三种相互联系却并不相同的解释,如表1所示。

表1 三个群体对于商业性性行为概念的理解

	目的/依据	范围/外延	特点
研究团队	艾滋病传播风险	标准型	理论上的标准型,但对现实缺乏分析力
工地人群	性行为对象	包含与性工作者发生的、男女朋友、姘居	忽略了各类型性关系中的艾滋病传播风险差异
性工作者	亲密程度与商业性	仅包含顾客—小姐关系	范围最小,忽略了男女朋友、姘居关系

当问及“最近一次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了吗”时,研究者期望得到的是有关“标准型商业性性行为”的数据,忽略了商业性性行为的复杂性。因此,通过提问这个问题得到的数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流行病学价值也值得怀疑。当工地人群回答这个问题时,脑中浮现的是“与性工作者发生的性行为”,包含了以上列举的三种性行为;当性工作

者回答这个问题时,她们实际只把“顾客—小姐”类型的“纯粹商业性性关系”计算在内。因此就有了调查一开始出现的那组令人费解的矛盾数据,使得双方自述的最后一次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产生了差异。

从以上结论可以引申出以下两点讨论。

首先,这一组矛盾数据揭示出的对于“商业性性

行为”概念的三种解释提示了,公共卫生调查需要注意不同群体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这些认知及相关分类将直接影响各群体的风险识别和行为方式,从而塑造他们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只有真正理解和认识了这种认知差异才能获得有效信息,并据此设计出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本文中的项目为例,如果忽略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在干预宣传中仅强调“商业性行为”与艾滋病传播风险相关,就可能导致混淆和误解,而实际模糊了“无保护多性伴性行为”才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最终导致干预无效或低效。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要在社会人文环境中获得对于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有用的信息,需要一副特殊的“眼镜”。以上事例中,是人类学这副“眼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调查对象的文化解释、社会

心理去审视相关问题,最终解决了调研分析中的难题。从根本上说,人类学的视角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服务对象为核心的视角,是一种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情境出发分析和关注卫生问题的综合性方法,它将为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独特而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6年国家级HIV综合检测点方案及问卷[Z]. 2006
- [2] 滇西某高速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督导和评估小组. 滇西某高速预防艾滋病项目基线报告[R]. 2006
- [3] Henry D. The legacy of the tank: The violence of peace [J].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005, 78(2): 443-456

A set of contradictory data reveals the thre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ercial sex

GAO Yi-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and explaining the contradictory data of an HIV/AIDS risk survey at a highway construction site,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 comprehension of some key concept of public health between the investigators and survey participants were different, which impaired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then advanced that anthropology could provide a uniqu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approach the issues.

Key words: medical anthropology; HIV/AIDS; commercial sex